

一張畫的悲思

日本國木田獨步 原著

徐蔚南 譯

這一段歷史是一個姓岡本（OKamoto）的講出來的。

小孩子照例是歡喜圖畫的，不過我做小學生的時候，我尤其是特別歡喜圖畫罷了。講實在話，我歡喜畫圖比別的隨便什麼功課愛的多。無論何種藝術，凡人喜歡研究的，結果必能出人頭地，這的確是事實。我自己看得我的藝術很高妙，傲慢地要誘同學們來和我做一個圖畫和算學的競技。你們明白我說競技這個字的意思罷。我的意思是和我比賽。愛好藝術或許是我的天性，假使人家剩我一個人的時候，我將專門畫圖，不做別事。簡直可說我能夠整天消磨在圖畫裏，很像一個鎮靜，溫柔的小孩子；講到實在，我是學校裏一個最吵鬧的頑皮學生。校長見我討厭了，時常嚇我要把我斥退。粗暴的遊戲和算學兩項，校中沒有一個學勝得過我的，祇有志村在我最歡喜的圖畫一科裏奪了我的名譽去。全體同學都看作志村是個天才的藝術家，但是我從來沒有把他看做天才藝術家的，實際我有一個要勝過他的秘密野心。我比他小一歲，年級也是低一年。然而我有校長的特別允許，志村學習的功課裏我也可學習幾種。我便當作他是我學業上的勁敵。

志村在學校裏很受人家的歡迎。他是一個溫柔美好的小孩子。他臉孔生得非常標緻，簡直要使人希望他是女郎呢。校長，教師以及幾百個同學都向他表示好意。我雖然也是個標緻

小孩,但是沒有博得先生們的歡心,因為我是好爭論,好吵鬧。凡遇攷試我總名列前茅,我是一級裏的頭兒腦兒了,於是我有點傲氣。這就是爲什麼先生們不歡喜我的理由了。我雖然是一級裏的頭腦兒,但是同級的人並不歡迎我。他們都看我是一個小暴徒。他們都在志村的一邊,希望志村得到榮譽,至少在圖畫一科裏得到好名氣。我很容易猜透他們是盡力要壓倒我的傲氣。他們總是讚揚志村,不論他的畫是好是壞,對於我的畫呢,雖是張傑作,他們也不注意。我雖則年輕沒有思慮,但我十分覺得他們對於我的藝術極不公平。

一天學校裏開個展覽會：男孩子陳列他們最好的書畫,女孩子陳列伊們在縫紉課裏所做的東西。早晨,學生的父母,兄弟,姊妹都來看這學校展覽會,他們都在談論孩子們的作品。男孩子和女孩子都留神要聽取他們的品評,神經質地在展覽室裏走出走進。我爲這次展覽會畫了一個馬頭的大畫片。這是個馬頭的側面形,在小孩子,實是一件很難做的工作了。然而在那時候,我祇想勝過志村。我急急忙忙地回到家裏,將自己關在房中,依照臨本描好了我那張畫的輪廓。爲了要完成我的寫生,我幾次到馬棚裏去,那兒離開我家不過一町的路程。當我完工了我圖畫的時候,我知道這是我作品中最好的一張了,輪廓,陰影,筆觸樣樣都好。我自信在展覽會裏我能勝過志村了,並且相信先生和同學雖則私心,但這時候祇能承認我作品的真價值了。

孩子們爲展覽會做的東西,都在自己家裏做的；那樣能夠嚴守他們的祕密,所以他們不知道旁人畫的什麼。尤其是志村和我,各人嚴守各人圖畫的畫題,不漏一點聲息。我在畫我馬頭

的時候，我常想不知志村是畫的什麼。

展覽會開幕的一天到了。我走進展覽會室的時候，心跳的非常迅急。我想來觀展覽會的人沒有一個比我還憂心的了。室中成羣結隊的都是學生們的父母，兄弟，姊妹，他們的眼睛都注在當日的二張傑作上，志村的和我的畫。我一見了志村的畫片，我不禁嚇的一跳。他畫了一張哥崙布像，而且用粉筆（Chalk）來畫的！校中教授我們的祇有鉛筆畫，從沒有粉筆畫的，所以我總想不到志村會畫這個的。他的新計畫，就不要說他藝術的手腕，已足使我驚駭了。這張威嚴的生着鬚的哥崙布像和那張馬頭畫片，兩者中間，自然沒有比較可言了。況且我無論用了多少氣力，鉛筆的顏色總比不上粉筆的色彩。我的一張畫不過是小孩子的作品罷了，志村的呢，簡直是藝術家的作品了。我雖頑強，但我這時祇能承認他圖畫的本領比我優良了。這兒，那兒成羣的都是讚揚志村的人，他們都讚嘆說：「這張馬頭是狠好的了，但是——呀！那張哥崙布像多麼好呀！」

我逃出了校門，也不回到家裏去，我一徑走到田裏。我禁不住眼淚滾下臉頰來。我又羞又怨，如在夢裏一般我逃到了河邊，將身子橫臥在草上。我一面腳兒蹴着草，一邊號陶大哭。但是我的怨恨還沒有平復。我拾起石子來痴獸獸地向四方拋去。我雖在憤怒的時候，我不由己地向自己說道：「志村在什麼時候學了粉筆畫呢？誰教他的呢？」

稱心大哭了一回，發狂了一回，我覺得稍稍舒服了。我眼望着沒邊際的青空，耳聽着小河潺潺的流聲。從田間弱草上飄過來的，柔軟的，新鮮的春風觸着了我的臉兒。我清爽了，默想了一

會兒。忽然一個念頭來到我的腦際：『我也來用粉筆繪一張畫罷。』我立刻跳了起來趕緊回到家裏。得了父親的允許，我買了一片粉筆，提了畫架重新出去。

這是第一次我要用粉筆來繪畫。我雖常常看見這種粉筆畫，但我從來沒有試畫過，我能不能用粉筆作畫尚無把握。但是我自已對自己說道：『志村能畫的，爲什麼我不能呢？』我再走到河邊。我想我可描寫那個磨坊，因爲我曾經用鉛筆畫過的。這個老磨坊——頂上蔓延着葡萄藤——一部分的景色被一重厚厚的森林遮去了。那時節我雖然不過是個小孩子，那景緻却告訴我這是一個絕妙的畫材。我便走到河邊去描寫對岸的磨坊。一株楊柳旁邊，我看見一個童子坐在草上也正在描寫那個磨坊。他一心工作，竟沒有注意我走近去。然而我一見就認識這是和我競爭的志村。

『天哪！他也到這兒來！無論我做什麼，他總占先着，真是我的對敵呀！』我非常之怒，從那地方，退回轉來。我站定了望着他，自己不知該做的什麼。

他專心在他工作上。他的下半身埋在草裏。他的畫架站在他面前。從楊柳葉子裏漏下來的柔光，正瀉在他美麗的臉上和肩上，但是他身體其餘的部分由楊柳樹替他把陽光遮蔭了。『好呀！』我向我自己說。『我就來畫他罷！』這時候我的心還到工作上面，怨恨他的感情完全去了。一會兒他仰起頭來望着那個磨坊，歡樂的微笑閃上了他的臉頰。他笑的時候，我禁不住也笑了。立刻他站了起來，回頭向我笑了。他臉上有一種說不出的甜密的風情。我不自覺地回他一笑。

『你畫的什麼？』他問我。

『我正在畫你。』

『我把磨坊已寫生完了。』

『完了？我的寫生還沒有完工呢。』

『沒有完工嗎？』他坐下去仍舊回復他的老樣子。『你畫前去罷，我還將修飾我的圖畫。』

我便重新做我的工作。我在畫他的時候，怨恨他的感情完全全從我心裏消滅了，我起頭愛他了。

『我現在畫完了！』我高聲說。

『你也用粉筆來畫！』他說，當他走近我身邊的時候。

『這沒有什麼好。這不過是我第一次的嘗試。你從什麼人學會了粉筆畫？』

『你記得那位從東京回來的大黑先生嗎？他是我的圖畫先生。要畫得好，我還欠工夫哪。』

『你的一張哥崙布像非常的好！我完全沒有想到你會有這樣鮮明的作品。』

從那時候起志村便做了我的伴侶。我完全信服了他的才能，這溫柔的小孩子也愛我如他的最好的朋友一樣。我常同他一塊兒到校裏。許多次我伴着他到山野裏去繪畫。

過了不久時候，志村和我都離開了故鄉，去進一個中學校了。我們寄宿在那個縣裏中心地點的一個市鎮裏。我們對於圖畫比別的無論什麼還歡喜，時時到野外去寫生的。這個鎮離開我們的村莊約有十七哩。如果我們乘車子呢，便要走二十六哩的路程。所以每逢假期我們趕回家裏都是拔起腳來走的。我們

化了整整的一天趕到家裏。在路上我們瞧見小山,斜坡,山谷,河流,池沼,泉水,小孩和森林。我們研究我們所看見的東西的形狀,色彩,光線,模樣,迫着我們的腦子從這形形色色裏榨出一張盡善盡美的圖畫來。我們沿路走去,用着鉛筆寫出那景緻。我在速寫的時候,他從沒有離開我;我在細畫的時候他從沒有停止過他的工作。在這樣的友誼裏,我們竟毫不留心時間的過去。有時我們逃了二哩路纔能在天暗之前趕到家中。

過了幾年之後,一樁不料的要事強迫着志村沒有畢業就離開了學校。我離開了家到東京去讀書了。四五年過了,我和志村兩人間的消息漸漸地停止了。我還愛好圖畫,不過繪畫的次數愈加少了,最後看看京城裏大美術家的傑作已能滿足我愛慕藝術的飢渴了。

我二十歲的一年,終於還到了久別的家裏。在家具室中我找出了我以前常帶的一個舊畫架,立刻我想起了志村。我向一個同村人問起他。我聽了一驚,他說志村在十七歲的一年死了。

我帶了鉛筆和畫架走出去。故鄉的面目仍如往昔一樣,但我在精神上和肉體上都已變更了。孩提時的歡樂已從我身中逃去了。自從我和生命的難題奮鬥以來,我對於自然的態度也改變了。一種不可解釋的憂愁臨罩在我的上面,我的心從沒有安息過。那時正在暑中,我帶了我的畫架出去,但是並不想繪畫。

我走到我以前常和志村去寫生的地方了。黑暗裏面有歡樂;光明裏面有憂愁。捲起了我的草帽邊,我看見遠處的磨坊,近邊的樹林。四圍景色閃着眩耀的日光,但是我不自主地流淚了。

(此篇係從水戶部茂野英譯本獨步短篇小說選集裏重譯出來的——譯者。)

一九二三,十一,二八